綸扉奏草

綸扉奏草卷之六

銓臣計窮求去疏

奏爲時政壅滯已極銓臣計窮求去謹力疾籲
天懇乞
聖明留神省覽事臣惟爲治之道只用人行政二
端用人行政之不當猶足以致亂若人皆不
用政皆不行則毋論禍亂之可憂自古至今
亦無此朝廷無此世界我
皇上神聖聰明超然遠覽豈不念及于此顧自近
歲以來官多不補事多寢閣至于今日隔塞

尤甚臣常望吏部尚書孫丕揚之來
皇上篤念舊臣必有一番信用一番轉移而丕揚
受事兩月亦竭其心力矢公矢慎以報
皇上乃所推上內外大僚一槩不報即最緊最急
如左都御史戎政尚書真定河南山西巡撫
皆必不可缺之官而皆未得請甚至方面藩
臬亦無一下而春夏二季選過各官以吏科
無官掌印不得領憑困苦哀號于長安道上
者且數百人此亦從來未有之事也丕揚無
聊臣

主上英明如此今之闕失出于向故臣雖備員密
勿而
九閽萬里朕兆莫窺安所置對今丕揚窮簷無
聊且以病求去
皇上用一丕揚天下之而與傳頌以為
聖明盛事曾幾何時遽使丕揚不得已而有此請
臣竊惜之天下者
皇上之天下也年來水旱頻仍災異疊見元元離
心思亂者衆北虜建夷憑陵橫肆所恃以分
憂禦侮惟此二三大小臣工

皇上柰何吝惜區區之爵祿而不恤
祖宗相傳無恙之金甌乎夫承平無事人主常視
士大夫輕而視官重及至有事士大夫亦視
身家重而視官輕至于士大夫以官爲輕則
其禍不忍言矣此尤臣之所深懼也臣以血
疾頗危今日已不能入直忽聞丕揚此疏惕
息不安故復泚勉制創而進陳其愚衷伏望
聖明俯念丕揚感
恩圖報之苦心深惟今日用人行政之大計將吏
部推舉諸疏

亟賜檢發使丕賜得以少行其其志而安其身其所

光十

聖德聖治其不小矣至于臣之殘軀病困已極進

退去留無所關係尚容易疏陳乞臣不勝悚

息祈懇之至奉

聖上肯覽卿所奏具見忠悃銓臣公清端亮董率百

僚况今國家多事之時豈可以疾求去已有旨

了卿偶疾暫假數日慎加調攝稍可即出佐理

其補官等事諸疏朕知道了候朕詳覽即行檢

發該部知道

萬曆三十七年六月初八日

乞休第三疏

奏爲病困不支懇

恩罷斥事臣有痔瘍下血之病已二十年以向者

年力未衰猶以禁什登時發時瘳不至狼狽

今歲臟氣暴中以[illegible]陰火上蒸有同焚灼

痔瘍乘之其痛[illegible]然猶黽勉供事不敢告

休乃自入夏以[illegible]血疾復作每一便溺輒如

決溜傾盆不可禁禦眩暈數刻然後少甦強

至閣中亦昏昏沉睡常如夢魘家人驚呼再

三始能開眼諸凡本章畢後則忘其前讀此

則遺其彼固有昨日所禀而今日不憶為何事者怔忡慌惚神理俱枯雖具人形已無生趣兩房各官與閣中諸役皆所親見不敢一字之欺誕也病勢如此猶復隱忍不言死而後已其罪滋大且古人鞠躬盡瘁將以有為今

皇上視臣亦能有為乎否乎積誠未至既不足以感乎補牘雖勤竟何裨于尺寸伎倆已窮罪愆叢集若多留一日即為國家一日之害萬不得已矣所

聖明將臣速賜罷斥使得及旦夕未死即出國門
毋誤國事臣幸大矣今閣中無人苟臣犬馬
之力猶有分毫可以自效亦不敢以此而瀆
君父統望
聖明垂憐鑒察
萬曆三十七年六月十一日

請補閣臣第七疏

奏爲患病陳情懇

恩賜假敘述感衷併祈

亟補閣臣以重

政幾以免瘝曠事臣以吏部尚書孫丕揚求去具

疏請

留及以臣病困下情仰干

天聽奉

聖旨覽卿所奏具見忠悃銓臣公清端亮董率百

僚况今國家多事之時豈可以疾求去已有旨

了卿偶疾暫假數日愼加調攝稍可即出佐理
其補官等事諸疏朕知道了候朕詳覽即行撿
發該部知道欽此臣伏誦
溫綸不勝感泣竊惟
皇上于丕揚則
慰留于臣則
賜假蓋
聖心洞然知丕揚之求去由于志之不行而臣之
求去由于身之真病也
天地父母之恩

神明之見凡為臣子孰不願服今丕揚已遵

旨勉出矣

皇上許丕揚以候補各官即行檢發矣下不惜竭

力以效忠

上不吝用賢以明信當與部之後而忽乖

下濟之光處屯膏之時而漸闢懷柔之路自非

大聖人衆動卓越何以有此自今以後

皇上下丕揚所推求隨

點見隨發如用有不當責在丕揚章疏省而

聖躬無詳覽之勞臣惟延頸企望而已無庸言也

惟是臣之私衷有所大不安者不敢不伏枕
哀泣陳之從來閣臣地居密勿時奉傳宣
祖宗以來常用五六員非但以謀斷規隨可免于
僨事亦常慮死亡疾病或至于乏人年來世
事參商揆端樞机遂致綸扉晝閉擬票私家
雖
聖恩寬大曲體下情而樞機之重地閒其無人軍
國之密謀公然行越揆之事體萬分非宜故
臣前此雖抱病極苦猶不敢不匍匐而進直
至無可奈何而陳訴

君父亦不敢言假而言去以為臣去之後可以即補也乃

皇上既不允其去而又勉以調攝望以即出臣自度將朽之骨再肉無期難驅之駑雖鞭何益遊魂殘喘未卜須㬰敢望任天下事哉此臣所以誦

温綸而雪涕感時命以灰心也臣之同官雖有賢如廷機足堪委任然杜門日久未肯入直強之票擬亦復苦辭臣伏枕一日多一日之艱危未死一日添一日之罪過若不以此時哀

祈

君父叅賜會推亟行點用一旦奄然就木寧不為

一生無窮之恨難贖之愆哉臣今謹遵

旨調攝未敢遽伸前請惟望

聖明察臣迫切至情原是為

國非使身圖

哀憐賜允使臣一聞此

命歡欣鼓舞霍然起色亦不可知即不幸而死亦

無餘憾矣

萬曆三十七年六月十七日

欽賜酒米謝疏

奏爲恭謝

天恩事該臣患病乞休伏蒙

聖恩賜假調理又

欽遣御前牌子于朝用齎

賜臣鮮猪一口鮮羊一羫白米二石酒十瓶甜醬

瓜茄一罈到臣私寓臣謹焚香力疾於床蓐

中扶掖叩頭祗領訖伏念臣濫叨逾涯涓埃

莫效遂災生于福過因身病而思歸何意

聖慈曲垂軫念許之休沐已特渙乎

温綸
錫之駢蕃更重壓乎中使不知三生何幸得承
帝澤之旁流即使二豎爲殃亦望
福星而遠避倘荷全乎性命皆仰藉于
生成報德未能銘心曷已臣無任感激頂戴之至
奉
聖旨覽卿奏謝朕知道了卿疾稍愈即出輔理吏
部知道
萬曆三十七年六月十八日

催補吏科都給事中揭

臣臥病兩旬不知外事但聞道路傳言謂候選教官無處揭債饑餓病死者已十七八人昨尚書孫丕揚顧臣於掖前亦深言諸人苦楚之情不得已而欲題請給劄先令赴任此蓋丕揚仰體

聖心不敢炣資而爲此委曲權宜之計耳臣惟給劄赴任乃二百年來之所無況今候選者有七八百人即使教官給劄而其餘尚在守候亦無了時

朝廷選一官得一官之用豈令其困頓淹留坐

索長安米乎前蒙

皇上發下吏科給事中胡應台本令臣擬票臣欲

即擬應台署印但念吏科今有大計之事最

爲繁重而應台一人難於辦理故以吏部所

推曹于汴擬上至今未蒙

允發臣之罪也夫

皇上日照月臨之見豈不知六垣職事而難於于

汴之一階

皇上天覆地載之恩豈故吝片紙文憑而忍於各

官之久候必以吏科掌印責任頗重詳慎而
未欲遽發耳以臣愚見于非爲吏部所推其
人與貲必足相應可以無煩
聖慮而今日候愚之苦一至於此銓臣至欲權宜
以救之其容可知是在
皇上一點用間而計典得人舊章不失各官皆雷
動歡聲感激
天恩倍於常日矣臣伏念此事窮困已極故敢從
床牘中代爲哀懇伏望
聖明俯垂鑒允

萬曆三十七年六月二十日

乞休第四疏

奏爲病疾難痊

隆恩莫報懇乞

聖明俯容休致事臣以患病乞歸蒙

恩予假及蒙

賜陳謝又蒙以

温綸諭令稍愈即出臣感激

天恩踰於高厚即捐糜此生何足顧惜但臣所患之病已將二十年其來日久與驟感風寒旋發旋瘳者不同尋醫問藥徧于四方即手揪

方書亦已成帙而終無一效今亦厭而棄之
聽其自生自死而已日者
中使臨問濺血滿床實所親見非敢飾辭以欺
君父也昭見
聖明允補各官自巡撫以至藩臬已八九人又
發餉募兵以佐遼左之急臣伏在床褥不勝喜色
條欲乘時竭忠少贊
廟謨於萬一且閣中無人臣僵卧私第業將再旬
於心何安傾再三籌度病困如此即便匍匐
復出亦終不能長效犬馬之力不如蚤自斷

[illegible]之為愈也伏望

聖明特

賜哀憐俯容休致仍速下會推之

命别簡忠賢以重政本臣之生死皆有餘幸矣臣

不勝伏枕懇切哀祈之至奉

聖旨卿昨請假調攝特為勉從朕望卿速出弘濟

國事卿精力正強何乃引疾求去還即出贊政

御體朕懷其會推閣臣朕知道了該部知道

萬曆三十七年六月二十六日

請止陳永壽補給錢糧揭

今日蒙

發下工部侍郎王汝訓一本爲覆內官監太監陳永壽奏請給發錢糧事該文書官王體乾口

傳

聖諭宮內多繁比不的別衙門着全與他出

旨來欽此臣即欲遵依擬票但細讀本內該監所請代給之錢糧經今已五六年辦納之鋪戶已無一人其爲乾沒克橐如部科諸臣所言與否臣不敢知但今各部錢糧匱乏已極公

文難處而此項數目且至七千九百有餘糜
費不少科臣部臣如此執爭皆爲
皇上節省愛惜以充軍國之用臣獨何心坐視其
困而不爲之一言乎若
啓祥宮未放四千餘兩理所當給則部臣已自
無辭惟此項補給似在可已伏望
皇上俯允部臣之請以示寬恤至意亦
聖明一盛德事也內臣外臣事係一體臣何所私
佢度之事勢自當如此謹具本擬上恭請
聖裁 萬曆三十七年七月初七日

請　東宮講學揭

竊惟我

皇上貽謀燕翼卓越千古四海臣民孰不欽仰惟

是東宮講讀之曠且將五年請講疏揭何啻

百十而尚未蒙

俞允人情戀戀不勝企望望而不得則又相與揣

摩疑議百出即臣等身依帷幄忝列親臣亦

不能測

聖意之所存也臣等千思萬想別事猶可或已而

此事萬不可已日挨月延至于五載可謂極

矣今炎暑已過秋氣漸涼乘時講讀猶可以
補從前之曠而圖將來之益此實臣等犬馬
之微忱而亦我
皇上之所深鑒者也謹擇二十一二十四二日皆
吉伏望
欽定一日以便遵行謹題請
旨
萬曆三十七年七月十三日

請　東宮講學摺

臣等今月十三日具摺恭請

東宮講學候

命數日尚未得

旨頃者

皇孫誕育麟趾振振中外臣民歡欣鼓舞咸謂

皇上福履方興於萬斯年撫此璉圖長享雍熙悠

久之治

皇太子春秋鼎盛亦於萬斯年率諸

皇孫共修問安視膳之敬千古盛事益萃

聖朝上
壽呼嵩與天無極臣等亦何庸爲
宗社過慮豫設千萬歲後之圖惟是犬馬私心惓惓無已者但以深宮邃穆起居游息之節或有所難調便嬖周旋嗜欲玩好之萌或有所易啓無以宜揚儲範仰稱
聖慈此之關係自不小耳且我
朝東宮講學禮節甚嚴諸臣出入皆有常度自旅進而外無私覲也其所陳說經史皆只發明大義自本文而外無他說也

聖貽謀原自深遠此皆
皇上之所知者今天佑
聖躬吉祥登見而又當此
萬壽
千秋之期使
皇太子出御講帷一修曠典合四海之歡增萬
年之算其為延休介福可勝言哉前擬二十
一日已迫臣等謹再擇得二十四二十七日
皆吉伏乞
欽定一日令

皇太子與
福王同出講讀臣等未敢擅便謹題請
旨
萬曆三十七年七月十九日

請補閣臣第八疏

奏爲閣臣罪責日深推補萬分難緩哀懇

聖明俯垂俞允事臣自仲冬以來以推補閣臣三

再獻誠而前具疏極陳而其情極苦卽憂中

囈語病中號呼皆是此事九閽甚遠無路可

達不知

聖明亦曾覽臣本章察臣窮困一加惻隱與否臣

以夙病纏綿本不能出但再三奉旨度臣子有

請于

君父而偃臥床褥坐需

君命非但跡疑于要挾且情涉于慢臣不敢也今

臣匍匐強出親詣

文華門叩首以請者又旬餘矣而

皇上又不報也臣昨日在閣又眩暈數次且兩目

近有方寸憒亂將盡之火不續以後薪垂斃

之驚不代以駭駭天下之人盡知其不可而

皇上猶藐視之者豈以今日閣臣不過票擬尋常

本章無甚難事即獨力爲之亦自可辦乎不

知閣臣雖輕號稱輔弼

皇上以名而任之天下人遂以實而求之

東宮不講則問閣臣官僚不補則問閣臣章疏不發則問閣臣紛爭不息則問閣臣去留不決則問閣臣自大至小自內至外無一人不相責望無一事可以推辭

皇上試思此等情景閣臣易為乎不易為乎庸劣如臣能為乎不能為乎往者閣中人多有事則衆盡之然猶未免失也有過則衆分之然猶未免敗也今臣子立如此狼狽乎不狼狽乎

皇上亦可以哀臣矣臣窮窘之極形雖存而神已

痒心欲訴而口難開千言萬語只望

聖主矜憐千艱萬難只望

聖主拯拔舍此之外嘵嘵無益惟

恕臣煩聒之罪而俞允施行焉臣不勝瀝血披肝

冐昧祈懇之至

萬曆三十七年七月二十一日

爲同官求去摺

該同官臣廷機自舊年四月杜門求去抵今一年四箇月矣從來閣臣求去不遂曠日經年間或有之然徜或出或入旅進旅退未有一味杜門隻身羈絆如是之久者自入春以來廷機所上二十餘疏皆未奉

旨中間曾兩次發臣擬票臣既上體

皇上眷留之盛心而又下念廷機萬不得已之苦情各擬兩票上請

聖裁復另具一摺爲廷機代懇經今數月亦未蒙

發下竊窺
聖心于此必有難于廷機之去而又重違其請故遅疑未決臣亦久之不敢為言至于今日則廷機之情愈迫而其勢愈不能留其所以大聲疾呼以籲祈於
皇上者蓋無所不用其極矣廷機之生平
皇上之所知也其自登第以至今日皆
皇上之所拔擢而成就也
皇上既知廷機于平日矣豈忍坐視其進退去留俛仰困苦之若是乎年來政地甚輕本難展

亦所恃

君父假之權綱體恤其私而後何以自立乃今連

年來被疾痛不聞驚之細之與小臣無異且

而小臣之尚可自洩鬱然掛冠自此以後

皆恐輕者益輕而臣職之難存日甚于一日

也

皇上即不為廷機惜獨不為國體慮乎廷機立身

行己有以自信于是非毀譽未嘗介懷獨此

欲去不得去不得去而人又責其不去一段

極苦極鬱之衷終有不能釋然而自遣者此

實臣之所深知深憐不容默然而已者也非
臣誰肯爲此言非臣與廷機相信誰敢爲此
言臣亦非爲廷機爲國家耳伏望
聖明垂鑒將廷機疏
亟賜裁發臣不勝悚息目瞶之至
萬曆三十七年七月二十三日

條陳時政疏

奏為

萬壽伯期普天同慶敬陳、

君臣一體之誼以效愚衷以光

盛治事竊惟自古國家之治安必由君臣之共濟故為臣者莫不願其君之壽考久長與天無極而為君者亦莫不欲其臣之進退始終承

恩勿替鹿鳴天保南山蓼蕭諸什其君臣上下遞相祝頌不啻家人父子此周之所以盛也我

皇上以神聖御極
福履之盛超軼百王四海臣民奉
萬年之觴而祝
無疆之壽者已三十七年于茲矣臣子之心其依
戴
皇上真如天地父母無有窮時顧自深宮靜攝以
來上隔之勢漸成下濟之光未普臣
主之情容有欝塞而未盡暢者今此
萬壽齊天嵩呼匝地之日固亦否泰循環之一時
也臣未敢泛有陳瀆請以其事之最急與其

備之最當著者爲

皇上言之都察院紀綱百僚而經年無人人署矣

大計在近何以贊襄八政整齊六部而以兵

部尚書帶管矣遼事方殷豈能無任巡撫保

釐方面廣東應天皆候代日久移居境上

矣軍民百萬誰爲拊循此臣所謂事之最急

者乎其他如續選之科道尚有七人未

點之巡差尚有三省耳目所關激揚攸係亦豈容

以緩視乎九列至重任也而尚書趙世卿沈

應文侍郎劉元霖副都御史詹沂請告俱已

經年京堂翰林科道皆要職也而京堂如侯
慶遠等翰林如馮有經等科道如熊鳴夏等
杜門亦復歷歲求去之章動至數十詞急情
哀莫廻
天聽以爲可用則當留之以爲可舍則當聽之以
爲可用可舍則當且聽其去而徐議之輕重
高下斷自
聖心誰敢不服而乃令其進退路窮籲天無計小
臣之望眼已穿大臣之體面亦掃悠悠世路
孰不寒心此臣所謂情之當體者也其他如

災傷之赤子賑恤無資窮餓之邊軍轉輸不繼雁鴻未集庶殄長呼亦豈容以恝視乎臣聞庶人之家一有吉祥喜事則其家之子弟僮僕無不歡呼醉飽以共沾其家長之惠故滿堂燕笑而一人向隅則衆爲之不歡今以

萬國承

恩普天同慶之隹辰而中外臣民有向隅而悲如

此之其者

皇上其忍不爲之一處分耶至于

點用都御史等官則又

皇上自爲天下國家計不爲臣下計臣之惓惓而祈請者亦欲爲
皇上萬年之盛治助耳豈有他哉抑臣又有感焉
御歲
萬壽之日與元旦長至二節閣臣常有數人濟濟蹌蹌共詣
宮門拜舞稱慶
皇上賜之酒食相與醉飽而出誇爲盛事自舊歲長至以來只臣一人踽踽凉凉不成景象况

闕庭而使臣以孑然之身旅顏趨走人孰不指而竊笑曰此竊位妨賢之具臣赧顏在百僚之上者也其為辱孰與而損觀瞻更無甚于此者若曾不畀之閑曠其臣之祝君至于俾昌俾熾萬有千歲俾壽無害而必繼之曰三壽作朋如岡如陵豈以

聖明之世而揆路寥寥一至于此此尤臣之所日夜翹首而不能一息安者統望

聖明俯鑒愚衷

留神採擇施行臣不勝悚息齋沐祈懇之至

萬曆三十七年八月初五日

請賑濟災傷釋放滿朝薦等揭

臣竊惟

聖節已屆人情嚶嚶謂當此

聖心悅豫之時必

大渙溫綸旁流闓澤以益增

無疆之休慰中外臣民之願而目前有二事人臣

最切其關係于

聖德最大

綸音一沛則其騰歡聲而揚盛美者尤最為宏溥

臣敢冒昧陳之其一則山西福建之災傷奏

報未發昨山西一省官于京師者皆于朝房見臣備言天時亢旱赤地千里人民流移餓莩載道而福建撫臣移書于臣謂該省地方半爲洪水漂沒毋論田園廬舍即丁口損失且將十萬今歲錢糧委難出辦故在山西則以留稅賑濟爲請在福建則以蠲免錢糧爲

請此皆

皇上舊歲所以行于江南者而今此二處之災視

江南爲更甚所當並蒙

曠蕩之恩者也其一則鎮撫司監犯蕭朝薦等錦

衣衛僉事同知王邦才等向為梁永高淮連

累致觸

天威拘囚禁獄遠者數年近者淡歲中外人情皆

望

皇上矜放昨見掌鎮撫司事令偵國亦深為朝廌

哀籲至于旅等尚在獄繫則

聖心亦必憐其無辜而不欲遽加之罪者今遼東

稅銀已充軍餉陝西稅雖未罷梁永亦久撤

回，

皇仁沾被如地如天而獨此數臣尚在縲絏之中

未覩天日似亦宜從寛恤之例者也年來朝
政闕失甚多所當舉行者甚衆而臣當此時
惓惓以此二事爲請者葢人情有所祈祝則
必以救命放生爲第一義而昔人有以渡蟻
獲報放龜獲報救蛇活雀獲報在蟲介之屬
尚且如此今
皇上一丁留稅蠲租之
旨其所救兩省生靈何啻百萬一丁放釋滿朝薦
之
旨其歡呼頌德且徧海內祈天永命之道未有過

于此者况災傷賑恤尤
聖心所最留念無待臣之仰贊者乎臣萬不敢藉
此沽名市恩自干罪戾伏望
聖明將山西巡按福建巡撫報災二疏亟賜允行
特渙德音將滿朝薦等釋放或且送刑部擬罪奏
請定奪將
聖德彌光
福祚彌永天長地久之壽命莫知所紀極矣臣不
勝懇切冒昧之至

萬曆三十七年八月初九日

請補閣臣第九疏

奏爲懇

恩憐憫准補閣臣事臣愚劣書生無經世之志誤蒙

簡拔自知非據然猶冒昧而來者以身在四臣之後雍容伴食可免罪責不意此四臣者半厄于天半厄于人

特召者既不肯來杜門者又難于出而臣遂突然當重任矣蓋從來閣臣之任事未有如臣之驟者而又值中外多事之秋

宮府隔絶之日上之所難不敢告于下下之所
祈不能得于上子然一身孤立其間有口難
開有心難剖荅從來閣臣之孤苦未有如臣
之甚者今妖怪頻生水旱屢報軍儲無措邊
釁方興人心皇皇咸謂
皇上神聖聰明
留神治理于此等隱憂豈不洞燭必是容匆之臣
開陳未切不能感動以致上下之間壅隔如
此臣揣分捫心實難逃罪所以屢疏哀鳴懇
祈

皇上亟行推補斋眞非爲一身利便之圖而以天
下大計萬不容已耳頃
聖政日新
天恩廣被諸凡推用多蒙
檢發而最緊最急如閣臣者豈容獨緩臣前後所
奏事理甚明不知
聖意何以遲回不決徒使臣極病極危將復困斃
以當天人之厄臣不足惜天下後世且謂
聖明之朝閣臣顛連相繼一至此極國家亦何利
焉臣情辭危切自干罪戾伏望

聖明哀憐賜允臣不勝激切祈懇之至

萬曆三十七年八月二十一日

請　東宮講學揭

臣等竊惟

東宮輟講日久大小臣工連章懇請未蒙

允發頃以

萬壽聖節臣等不敢冒瀆今

慶典告竣羣情舒暢以

紫禁稍暇之暇修

青宮勸學之規推

大聖燕翼之心慰四海臣民之望是亦清朝一盛

事也且時光易邁歲月如流春而不講尚云

待秋今秋又過半矣去歲不講尚待茲歲今茲歲又不可知矣雖我

皇上儲訓甚嚴

皇太子睿姿夙茂臣子所言不無過計然而遠觀前代近考

本朝並未有元良國本深居曠學如今日者則臣雖欲不嘵嘵陳請安可得哉惟是

皇上慈愛篤念不欲過勞則臣等以爲或兩日三日一出寒暑之時暫行輟講亦無不可是在

聖明一裁定耳臣等謹擇得本月二十七日九月

初三日二日皆吉伏乞

欽定一日命

皇太子與

福王同出講學臣等未敢擅便謹題請

旨

萬曆三十七年八月二十三日

災異乞休併請補閣臣第十疏

奏爲異災疊見各由愚臣謬陳輔理無狀懇

恩斥免併祈

叅補閣臣急修實政事臣聞災異之生何代無之而出于異常重大者則必異常之災間或有之而至于並見疊出者則必有頃者山東以牛妖報也而薊鎮地陷矣遂來地震矣江西福建同日大水淹死人民各十餘萬矣山西大旱矣又民間產女頭面相連身體各判異形怪狀從古稀聞矣甘肅地震如雷搖倒邊

墻一千一百餘丈壓死軍民八百餘人城垣衙舍毀壞無算矣山東旱蝗矣畿南真保諸處皆大旱赤地千里矣此皆在數月之間同時之事訪之傳聞稽之史冊自非大禍亂失道之世未嘗有此我

皇上聖明御宇威德覃敷此等災異奚爲而至臣反覆思之而知其故矣古者三公燮理陰陽鼎足承君苟非其人必有折足之凶乖戾之應今自臣賡云亡廷機不出臣以一足當鉉鼎之任者已多時矣倏倏悠悠茫無寸樹中

外知臣之不堪至于扼腕搥膺憂其子立妻
拏恐臣之顚覆至于祈神拜佛願其速歸有
臣如此
皇上猶久賜優容不加譴責災異之生又何怪乎
大治敗度者必易其轍戒覆車者必更其御
漢人以災異策免三公良爲有見故願
皇上首先罷臣
亟簡賢良以代此任是今日弭災第一義也如
聖心無已更求所以挽回修省之實則臣請竟言
之盈天地間只是一氣相爲感召自古言災

異者雖多乃其大要不過曰和氣致祥乖氣致異祥多者其國安異衆者其國危考之往事分毫不爽今閭閻之膏脂竭于征稅邊塞之戍守困于饑寒其氣不已怨乎逐臣無

賜環之期病臣無

賜玦之日繫臣無出獄之望其氣不已鬱乎名腹心手足也而痛癢不關本王伯亞旅也而門戶各立其氣不已舛乎王封未定于款虜宣雲之戮方開兵威未震于屬夷遂左之憂更大其氣不已驕乎最關係者惟章疏一路氣

歸之所以流通今
御前之奏牘其積如山列署之封章其沉如海咽
喉已塞茹吐難明此尤結轖底滯之症元氣
神氣皆受其傷而害有不可勝言者召災致
變豈偶然哉自開闢以來一治一亂相爲循
環並未有數十年安靜無事之世界今國家
之承平極矣天下人情焦焦僥僥若將有禍
亂之發朝不及夕之虞而又值天變人離交
會並至如此哉
皇上清宴之時試將各處報災本章一一省覽當

必有蹶然而動念者犬馬私衷不勝過計伏

望

聖明俯賜鑒原許臣之去行臣之言

速下會推之命而後于用人行政大節目關係諸

臣所惓惓陳請者次第舉行而又

嚴敕大小臣工各捐偏黨之私共成和衷之雅

君臣上下一體交修將見協氣熏烝

天心立格何災之不可消何祚之不可致

宗社萬年之福在一反手間耳

萬曆三十七年八月二十六日

同官被論辯白疏

奏爲同官被論出於風聞義難緘默據實剖明事臣今日在閣接得南京廣東道監察御史王森揭帖係刻時政深言李廷機趙世卿詹沂三人之當去夫三人既已被攻謂之當去亦有說也惟謂臣逐日果擬廷機必遣狡僕偵伺娓娓纒詰不得其詐不休臣爲其所苦含忍難言茲說也臣不知森何所受之而事既逮臣茫無情實臣安得默默然而已乎自舊歲四月臣賡臣廷機被言獨臣在閣供票擬

之役臣以賡爲首臣且綜練日久每有重大
事情時與商確賡猶據其所見直以告臣至
於廷機臣實未嘗問也臨沒之後臣以廷機
孑然獨處情緒荒涼寓令相隣時往共語然
皆生平故舊之私鄉井田園之事如長安市
中講說平話以資排遣而已至於
朝政絕口未嘗及即及之廷機亦不對也而乃
謂其遣僕偵問羅織不休豈不誤哉且今日
朝政下由部議上由
聖裁即臣所擬票亦不過循行舊套如諺所謂依

樣而畫葫蘆非敢有輕重高下於其間者廷機之纏諸者何爲乎彼其對臣日日哀求言欲去甚且嘆息悲酸悽然淚下迫切如此而猶欲向臣無端牽纏寧不爲臣之所笑乎年來人情變幻口語日多疑上生疑影中捉影即如臣與廷機先後交情本無厚薄而前此人疑其離今疑其合浮游展轉莫可端倪御史何心其或有造此言以毀廷機而併中臣耳病源所在總由廷機欲去而不得去以至於此臣向者曾屢爲廷機請矣而猶未敢

深諱也今請畢其說近世閣臣冐稱執政地居密勿執政則怨德之所必歸密勿則耳目之所未到怨德必歸則議論易起耳目不到則心跡難明所恃以自表暴者惟有去之一策耳去則無貪位固寵之疑去則無妨賢忌才之謗一旦休官萬事都罷惟其拘留不去日復一日以致疑竇叢生譏彈肆起政地由之日輕時事因而愈壞其流之弊不可勝言

皇上但知愛惜大臣之當然而不知其事體之不使一至此耳夫小臣一有齟齬猶思引避況

于大臣文武于股肱之臣今在朝在野人才
非乏此此之不能必有能若此之不可必有可
若
皇上何惜於從違而必苦見在之一二臣使進退
觸藩之若是乎臣竊願
皇上速聽廷機之去也臣非不知嫌疑所在非所
宜言但區區愚衷以爲今日閣臣事勢實當
如此臣不獨爲廷機計亦以自爲計耳自廷
機被言以來臣不敢深爲置辯誠以辯之無
益徒滋紛擾且廷機生平人品亦不待臣之

辯而後明者惟此一事書之邸報傳之天下
將謂此言出自臣口臣無面目以立於天地
間矣故不得已曉曉若此伏望
聖明俯垂鑒察
萬曆三十七年九月初十日

請補閣臣第十一疏

奏為閣臣推補萬分難緩冒死哀祈萬非得已

事竊自舊歲臘月以來懇補閣臣詞已窮舌

已敝矣

九閽遠隔不知臣所陳奏曾一一經

聖覽與否如其經

覽也豈有不為臣而動心者日來各項章疏

省發愈少人情驚疑不知何故而臣之私心更為

怔惑以為臣雖不才亦已蒙

聖主之知備帷幄之列而何其艱難困苦之情頗

煩籲訴不少動

聖心之若是也我

祖宗設官分職毋論大小皆有長貳至於教官倉官未入流之類猶有二三員或四五員不以爲冗而汰何以政本重地使謭然孤臣獨處其間自形影之外更無相倚自心口之外更無相語乎天下萬世寧不以

皇上爲厭薄萬幾而价視此官爲可有可無付之不問乎此臣之所甚惜也况此官號稱揆路其名甚烜臣以不才竊據日久悠悠世情孰

能相亮展轉猜疑何所不至行且視綸扉尺
地爲趨趨避避之場而臣妨賢病國之罪日
甚一日雖欲勉強自效其道無繇矣此又臣
之所甚懼也臣之惓惓祈請益上爲國謀下
爲身謀皆不容已要之臣之爲身謀者亦所
以爲國謀耳如
皇上以閣中名籍尚有三人可以綏補則臣觀錫
爵之來杳無程期廷機之去急如星火即臣
狼狽病軀分毫無益名雖三人實同無有一
旦有緩急之虞

皇上何所托重恃力是可不深長思乎臣查閣臣之設自永樂年間至今僅二百年巳滿百人截長補短每人不過二年蓋先後乘除理勢如此今臣之備員已二年矣其為忝竊亦已過矣伏乞

聖明將臣苦衷情詞哀憐省覽亟行推補以慰天下之望臣不勝激切祈懇之至

萬曆三十七年九月十二日

綸扉奏草卷之六終